

憶天府舊遊

徐 櫻

情詩聖手吳宓戀史讀後

三大名旦四大首長

抗戰期間，各處流亡，各人所奔的路線不同，所遇到的人物和所發生的事故，也有各種的離、合、悲、歡，各異其趣。我住成都二、三年（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六）民國三十二年及三十五年，也有二三事，回憶起來，頗有一片愉悅同惆悵！

燕京大學自從北平淪陷後不久就選擇了四川成都。成都是四川的最佳盆地，出產豐盛，風景佳美，天氣寒暖宜人，號稱天府，又名小北平。陝西街上有教會原建的大房子，校長梅貽寶就在那裏，復校上課。梅博士眼光遠大，禮賢下士，很能羅致人才。方桂和他是老同學，也忝列了當時的一員。同時還有歷史大師陳寅恪、英文權威吳雨僧（吳宓字雨僧）。一時人稱「三大名旦」。三人中以方桂年齡最幼又被戲呼「梅蘭芳」。

這個期間，梅貽寶長燕京，梅夫子貽琦長清華，梅貽琳是中央醫院院長，梅貽璠是郵政局長，因此那時人稱，梅氏一門四長。

我那時在金陵大學附屬中學和四川大學兩處

供職。因此很有機會認識多位川籍朋友。戰亂期間很少消遣的方法，朋友們的交往，總不外吃吃晌午，擺擺龍門陣。意外的竟然發現其中有幾位能唱崑曲，我也算是幼年時曾經學着哼啞過，於是三五個人就組織了一個崑曲會。大家興緻高昂，每週一會。一年以後，居然增加到四、五十位

曲友。「方以類聚，物以羣分」。後來我們這個半吊子曲會裏，頗有幾位名人出現。故紅豆館主的三高徒：善演妙常的陳竹影，十分俏麗娟雅。廖書筠拿手聞鈴，音色架子都十足明星的派頭。還有一位李夫人，我已忘其芳名。老名曲友陸金波父女。金中的羅玉君。善仿古漆器的沈福文夫婦王頌椒、殷維戊夫婦是我得意的二大弟子。川籍夫婦指畫家羅文謨，現台大教授張清輝。顧曲名家張充和來成都醫牙，是我們的客座明星曲友。川大李夢雄，石璞夫婦二教授也是佼佼份子。他們不但度曲高明，奏笛猶其是獨步。還有其他男女曲友多位，可惜都不記得姓名了！

曲會初成立時，方桂跟我去參加，但他無多大興趣。坐立不安，時時拉拉我的衣服，表示要

走。我却坐着不動，他也只好找個曲譜，隨便看看，勉強坐着。後來不管誰唱什麼，我都找本子給他看，他一看譜聽曲，興趣油然而起，漸漸的他也不說要走了。以後他也早到遲退，自動的欣然參加，成爲我們正式的曲友！

曲友慢慢多了，笛師形成嚴重的問題，因在內地，請不到職業笛師。曲友會吹笛的，只有李夢雄一人。石璞也能吹，但她只能給她先生伴奏，給別人吹，她就腿軟、心慌！此外還有一位杜姓曲友，他會吹笛，但是只吹小工調，不管何種曲牌，一律小工調。唱起來那真蹩扭！又過一陣子，杜先生離開成都，就連那支小工調笛子也沒有了。那麼只有李夢雄一支笛子，怎麼能照顧那麼多曲友呢？大家只好乾唱，雖然練習上也需要無笛乾唱，但是興趣上打了大大的折扣，曲會都爲缺乏笛子煩惱了！

忽然間有位中央大學的畫家吳作人由重慶來訪，我在俞氏姊妹家作客，曾有一面之雅，他會吹笛，曾爲我伴奏過一曲，因此認爲我是大知音。這次帶了笛子來找我唱歌，略事寒暄後，整晚

就吹笛唱曲，幾不知夜之將闌。



本文作者徐櫻女士唱曲、夫婿李方桂博士吹笛伴奏時留影。

方桂習笛鏗而不捨

方桂當時隨便問問他吹笛難不難，他說那還不是和一般的藝術一樣，會吹笛子不難，要精深却不是太易，而且主要是看各人的修養同學習的態度了。然後他們又討論哪裏是工尺，何者為疊撇，以及南北曲的軟硬不同，和換指法就另成別調等等，從吳氏算是約略的上了一課，從此分首。

第二天就買到一支笛子，方桂課餘就拿起來吹奏一番，但是音響全無。他學習的本領，真令人欽佩。不管有聲無聲，他都規規矩矩的照譜放指。到了翻篇時，十一歲的麟德在旁大笑說：「爸爸吹笛子真是笑死人，一點兒聲音都沒有，他還在翻篇兒呢！」他孳孳不倦，幾天以後，笛子出聲了。再過幾天，有點兒腔調了。那當然是「枯澀啞啞難為聽」。再過幾天有工尺了，有調門兒了，而且絕不荒腔走板，於是我才開始給他唱曲子。照例是吹笛子托唱曲，而方桂練習時是我唱曲引領笛子。如此練法，直到力竭聲嘶而後已。我有時不唱了，只是靜靜的聽着。感覺笛聲漸微漸渺，以至於無聲。忽然間又笛聲大作，刺耳欲聾，原來我已黃梁一夢。直到醒來，他的笛聲是從沒停止的。可見他學習的態度是這般的嚴肅，雖然是一件遊戲的工作，他對於吹笛子是這樣鏗而不捨！

這一天，又逢曲會了。臨到我唱曲時，李夢雄舉着笛子說：「我伺候你哪一段兒，給你伴奏最為過癮」。我說：「多謝了！今天可以不勞尊駕

」。他大為愕然的說：「怎麼？你今天不唱？還是有那位高明師傅伺候你？」我說：「不一定高明，今天倒是有個人給我吹笛」。大家聽了，四面張望。方桂慢吞吞的取出笛子來，從從容容的，調確板準的吹了「思凡」裏頭的「誦子」。我也使足了技巧引吭高歌！一曲才罷，大家驚的呆了！幾秒鐘後，才劈劈拍拍掌聲四起！方桂一向是十分沉着，喜怒不形於色的人，這時他也不免緊張的「紅雲滿面」！

曲友們大吵說：「好啊！你吹得那麼好的笛子，都不給我們伴奏！眼看着我們乾唱，受罪，你都無動於衷！該罰！該罰！罰你給我們每人都伴奏一曲。」方桂說：「我只會吹這一支曲子，給諸位伴奏什麼呢？」大家不信，都吵着說：「胡說！你只會吹一支曲子，你怎麼能吹的那麼高明呢？」實實在在的，他吹第一支曲子，就和卅年後今天所吹的一樣的完美！這確是因為自和吳作人別後，得和張充和時相切磋，得益不少。

吳宓談曲手舞足蹈

吳宓先生開課，教英國文學。他文通中西，道貫古今，是人所共知的，我就到他班上聽課。吳先生講課有個習慣，他不坐着，也不站着講。他一向是肩抗着他那根手杖，在課堂裏不斷的來回走着。他手上的教材，用紅筆寫了蠅頭小楷，他從不遲到。老早的就將主題寫在黑板上，以後他既不看黑板，也不看資料，只是昂頭闊步，一邊走，一邊講。講到得神處，步伐也跟着加快，蹀的古老地板咯吱咯吱的亂響。學生們都不

敢開腔。有一次我大嚷說：「吳先生，您怎麼越走越快，轉得我的頭都暈了！」他說：「沒有啊！我站在這裏沒動啊！」諸同學爲我作證，滿堂大笑！可見一個敬業樂道的人，在他工作興奮時，真是「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」啊！

英國詩文，是吳先生的拿手好戲，他引釋講證時，不遺餘力，其精闢觀點，自不待言。而他對於崑曲的議論同見解也真有其獨到處，我至今不忘。吳先生非曲人，何以會和我談曲呢？原來四川大學有位同事李思純先生，是我會中的曲友，

他善唱「書館」裏的一支「解三醒」。他每會必到，每到必從頭坐到底，每到必唱「解三醒」。吳、李年歲相若，又是好友，吳經李一拉，他本和方桂是燕大的同事，又和我有那麼一段兒師、徒之雅。在這三重關係之下，他也與緻盎然的每會必到了。

他來了喜歡把濃茶裏加上奶油、白糖。喝着那種怪茶，不言不動，閉目聽曲，一直等到曲會散了，他有時發些高論、妙論，蠻有意思！他誇獎方桂的笛子一出聲屋子裏就充滿了書卷氣。他

喜歡聽我唱南派的「夜奔」。曾謬贊我唱的有朝氣。說我唱到「忽拉拉風吹葉落」時他渾身起雞皮疙瘩。他悲傷十六世紀的郵政不行，否則的話，沙士比亞和湯顯祖二大劇作家早就成了好朋友啦！

崑曲中他說最喜歡「牡丹亭」。「牡丹亭」五十二摺中最欣賞「遊園」。「遊園」中他最讚嘆「步步嬌」裏的那個「偷」字。

杜麗娘之死過份淒慘，她之復活後的程序又大累贅。唯獨「遊園」一齣，可自成單位。詞、曲、舞、佈局，格式都清新活潑，可喜可演。

華堂水榭聚良朋
早成絕
健風流仗儷能
華堂水榭聚良朋
早成絕
學通蠻語更度新腔
舞巖篔家法名媛親
指授雪山歸客
詰峻增平生枉讀還魂記
精
藝繞看九折肱
第奇應改作
華鏗繡閣聚良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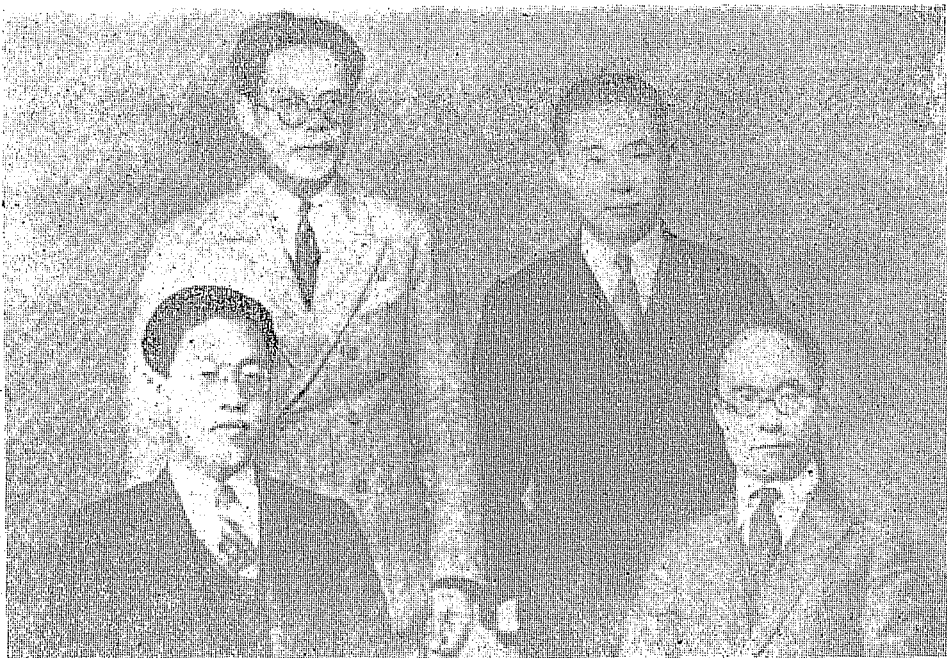
吳宓教授賦贈本文作者徐櫻與夫婿李方桂博士詩詞墨跡。

而且「皂羅袍」裏那段掌，故是大家都知道的。湯顯祖當時寫「皂羅袍」：原來焙紫媽紅開遍，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頽垣，良辰美景奈何天，便賞心樂事誰家院？朝飛暮捲，雲霞翠軒，雨絲風片，煙波畫船……寫到春光明媚處，他筆下的艷陽景色源源而來，把美妙的詞藻，新穎的畫面，都用盡了。詞牌上還差着一句，他搔首吟哦，得不到一個合式的句子。正在這時，他家的飯菜已竟上桌，三催三請，老爺嫻嫻遲來，湯太太大怒了。手拿炒勺，邦邦邦敲的飯桌小響、大罵。湯大師拍案大呼，「有了！有了！」「錦屏人怎看的這韶光賤！」

湯夫人的文學修養如何，後人不得而知，但因她之怒成就了湯翁的絕妙好詞又留下他們夫妻的千古佳話。夫人有知實在應該轉怒爲喜了啊！話雖如此，飯菜上了桌，老爺不到，我對於湯夫人之怒，十分同情！我在國外自己當廚子三十年，其中甘苦，真是一言難盡啊！

步步姣姣長晴絲，吹來閒庭院，搖漾春如線，停半晌，整花鈿，沒揣菱花「偷」人半面！誰

唱這支曲子時都可以想像的到晴朗的春天裏，麗娘小姐才能見那飄飄盪盪的如線遊絲。春是那麽深了，暖洋的氣溫，人體上難免會發生一種如倦如醉的感覺。麗娘當時的情緒又何嘗不是悠悠然的搖漾着無所依附呢？在無可奈何中她只好慢慢條斯理兒的整妝了，她這時出遊的興緻，已不像春香提議遊園時那麽高昂了。但是已經吩咐花匠剪草除徑。又已經答應了春香去遊園，也不好意思黃牛，所以在勉強強強的情形之下，只好約略的修飾一下吧。春香可是太起勁了，她鼓勵小姐把已梳好的雲髻再打上幾滴香水！麗娘一直是心不在焉的，突然間在鏡子裏和自己打了個照面，也不禁自驚俏麗！古人的美好向來是深藏不露的，鏡中人影，突然出現，她自然而然的要罵一句菱花「偷」她半面了！一個老頭子，把一個少女的心理揣摩的那麼如聞如見，「偷」字用的那麼俏皮，真千古絕唱也！



吳宓教授（右下）早年與友人合影。

時光流轉，忽焉三十年。往事如夢如幻。現在讀「中外雜誌」上的「情詩聖手吳宓戀史」。篋中又檢出當日吳先生贈詩一首，一切又婉在目前，而人生如萍，天各一方，又怎能不令人欣喜同惆悵呢？上頁便是吳先生墨跡。

學術界的好消息
出版界的大手筆

東 北
年 鑑

研究的東北 認的東北 資的真北 重的東北 參的東北

東北為甚麼是我國的生命線？東北為甚麼是世界問題焦點？東北年鑑可回答這兩大問題。

約預求徵、版出將即。

東北年鑑內容包羅萬家計分：概況、天時、土地、人口、黨務、行政、軍事、外交、交通、航運、郵政、電信、司法、教育、財政、貨幣、金融、商務、工業、礦業、墾務、移民、農林、漁牧、社會事業、宗教文化：

精裝兩巨冊 圖表數百幀 一千六百頁 類纂最分明

是研究近代史的必備工具 是現代人必讀的珍貴書籍

精裝本定價新臺幣陸百元正 預約七折優待（四二〇元）

鐵定九月出書預約匯款限本月底截止 欲購從速請將書款交當地郵局劃撥帳

戶第一一三二號另備有詳細目錄樣本 請附回郵寄臺北郵政七六〇信箱即寄

中華史記編譯出版社發行